

Kao Fu-kuei

高富貴

為文化刻下親切的形象

文、攝影／洪威詰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10年6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32期

高富貴（歷亞斯）是早年政府在部落成立原住民木雕與工藝教室的指導教師之一，為當代原住民藝術與文化的開枝散葉，播下了初始的種子。高富貴雖出生於原住民雕刻原鄉佳興部落，卻成就於大後部落他所作的不僅澤福鄉里，亦跨越族群¹。

高富貴以木雕人像聞名，事實上，亦善石雕、皮雕、珠繡、十字繡、月桃編與竹編等多項排灣族傳統工藝，和作品屢被收藏的弟弟高富村（查馬克），一起傳承了父親高枝珍的手藝，彼此合作，又各有一片天：弟弟善作大型木雕，人物厚實穩重，常至外地展覽交流，高富貴則善作小型木雕，人物刻劃細膩多變化，以教學為主。



由於高富貴 16 歲就結婚之故，基於排灣族的文化傳統，只有家族最年長者才留在部落，若結婚就必須遷出（高富貴家裡還有姊姊），於是他便從此和佳興一水之隔的大後部落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高富貴與富村兄弟倆從小就看著父親高枝珍雕刻，15 歲起父親正式傳授手藝給他，不過直到 20 歲退伍後，才算是在雕刻下功夫學習。但婚後為了撫養子女，於是白天務農、採草藥去賣，或到外地打臨工，僅在晚上雕刻。這段時期，高富貴以農事為主，尚未真正投入雕刻創作，一直等到五個孩子都成年，他才無後顧之憂，開始自己的藝術生涯。此時，他已 33 歲。

作品是我的家人！

事實上，父親一直耳提面命的期望他能負起文化傳承的使命，用雕刻將傳統文化一代代的傳下去。高枝珍告誡他說：「你一定要作雕刻，讓後人可以透過雕刻來了解自己的文化，否則我們的文化就會失傳。」高富貴笑說，其實父親那時還沒有電腦網路，所以只知道用雕刻來記下文化，不然用電腦來傳承文化也是一樣的道理。不過，由於父親的交代，高富貴的作品便專注於傳統文化的呈現，內容都是從小聽父親講述的故事，或是佳興與大後部落的傳說。

在大後社區的山坡旁，可看到高富貴的工作室，為一挨著山坡搭建的二層樓建築，一樓用來會客的門面排滿了木雕品，看似展售店面，其實皆是非賣品；向下一層樓，為工作的地方，與堆積材料的倉庫，另外還有一個典藏室，裡面有自己得意的作品、未完成的創作與珍貴的典藏，如祖父留下來的雲豹標本。



「你應該很少看到有人的工作室堆了這麼多作品吧！其實『他們』都是我的家人。」高富貴笑著說，有人訂製作品，但他往往刻好後，卻對作品有了感情，便捨不得賣，於是家裡的作品就越堆越多了。對高富貴來說，木雕創作並不是工作，而是件快樂的事；完成後的作品就像家人一樣，可以相處、可以對話。

對此，高富貴說起一件趣事。他的工作室曾經一次被偷走八件作品，但隔沒幾天，他就找上小偷的家，要帶回自己的作品。對方看到他非常驚訝，高富貴則生氣的對他說：「你不知道這些作品都是我的家人嗎？你一聲不響的將他們帶走，晚上他們都託夢跟我哭訴，叫我要趕快來帶他們回家！」警察在旁聽了亦嘖嘖稱奇，以為原住民真有通靈本事。高富貴笑著透露，其實他平常會習慣記下來訪的車牌號碼，雖然不是通靈，但很直覺的，在查探的眾多號碼中，第一家就找到了。由於對方是基於喜愛之情才偷走這些作品，達成和解後，高富貴還送了件作品給他，使這個事件有了圓滿的結束。從這個事件中，可以看出高富貴的幽默、機智與圓融的處事哲學。

純樸寫實，形象真摯

對於創作，高富貴下刀前可是非常慎重，總是「先想好、想仔細後」，再下手雕刻。這意思是，他必須清楚的了解傳說的內容，確定呈現的形式與細節後，在腦海中有了清楚的印象，才會開始進行雕刻。因此當他在刻劃這些傳說人物時，便彷彿是在進行跨越時空的追憶與對話，如〈獵人初邁〉(1998)、〈獵人查馬克〉(2005)、〈祭師峨賽〉(2005)等，是部落裡流傳的英雄人物，他根據部族裡的長輩所描述的形象，使後人可以了解獵人、祭師的工作。雖然他也可以很制式的刻出獵人或祭師的樣子，但加入了對部落裡曾經存在的英雄想像，使得人像看來更具親切感，也能增加族群對自身文化的認同。

高富貴專注於刻劃人像，因為這些人像身上流傳的是他們的歷史與知識，如〈歷亞斯〉(1995)這件作品，是一個手持煙斗、扛著獵槍的老者與一隻狗坐在某處。透過這件作品，高富貴解釋說，原住民外出打獵是集體行動，團隊裡會有個資深獵人身份的老者，他雖已沒有行動力，卻有著豐富的狩獵經驗與知識，指導著隊伍這次的行動，他會帶隻狗，抽著煙斗坐在那裡等候獵團歸來。

〈熱格艾〉(1990-1995)是用來說明排灣族的成年禮，〈獵人幾亞否〉則是一個小獵人稚氣未脫的樣子，這兩件作品皆是根據他兩個兒子的樣貌所刻的。高富貴刻劃的人像常帶進了他熟悉的形象，也難怪刻完後會捨不得賣出。高富貴也常與弟弟高富村合作，完成大型作品，本身亦有大型木雕為原住民文化主題公園、臺東原住民會館等地收藏。不過，自從2002年罹患了「風濕性關節炎」後，不僅行走需拐杖支撐，手臂關節因疼痛不便之故，創作的產量銳減，此後亦只作小型作品。



高富貴的木雕，以立體人像為主，浮雕表現次之，造型寫實，線條純樸簡潔，每個人物的面容特徵各具個性，形象分明。大多木雕並不施色或上漆，以表現古拙的質感，這是因為在原住民木雕收藏者的眼光裡，外觀越是具有古老風味的，越能獲得更高的評價與讚賞。

文化傳承面臨的考驗

高富貴付出最多的，還是在教學部份。由於自己曾經歷過窮苦的生活，因此當他看到年輕人在家沒事作，便在1991年成立了「永恩工藝社」，向政府申請開班計劃與補助，一方面可以傳承文化工藝，也讓他們可學到一技之長，後來逐漸發展到泰武鄉、來義鄉、春日鄉一

帶的國小、國中開班授課，最後還至行政院原住民技藝研習中心擔任第一、二屆木雕創作的指導教師，培育了當代許許多多的木雕與工藝創作者。

不過現在由於工作室林立，因此高富貴能申請教學補助的錢就更少了。在 2002 年時，高富貴申請勞委會的「永續就業工程」專案，工作室還一度有 30 名學徒的盛況，現（註：2010 年）因補助經費稀釋的關係，近年來已幾乎沒有任何教學活動。

高富貴感嘆，政府對資深藝術家並沒有那麼關心，這些老一輩的藝術家可能不會寫字、上網，或久居於深山，因此知名度不夠，但卻保存了豐富的原住民文化知識，以及藝術人文素養，如今眼見耆老凋零，卻逐漸乏人問津。

傳統文化的流失與當代生活的衝突，在莫拉克風災過後，大後村面臨遷村的考驗，更讓高富貴感到迫切的焦慮，尤其是看到許多族人遷到潮州後，就不想回山上了；子孫在外地，卻彼此不相識，原本聯繫共同經驗的文化，也就失傳了。高富貴說，這不是錢的問題，若是政府能常派人來問候、關心一下他們的文化與生活的需求，也就夠了。

* 高富貴不僅曾歷任鄉代表、調解委員等公職，還熱心公益成立「屏東縣愛心捐衣協會」為貧苦人家寒冬送暖，並以「永恩工藝社」授予族人一技之長與文化傳承。